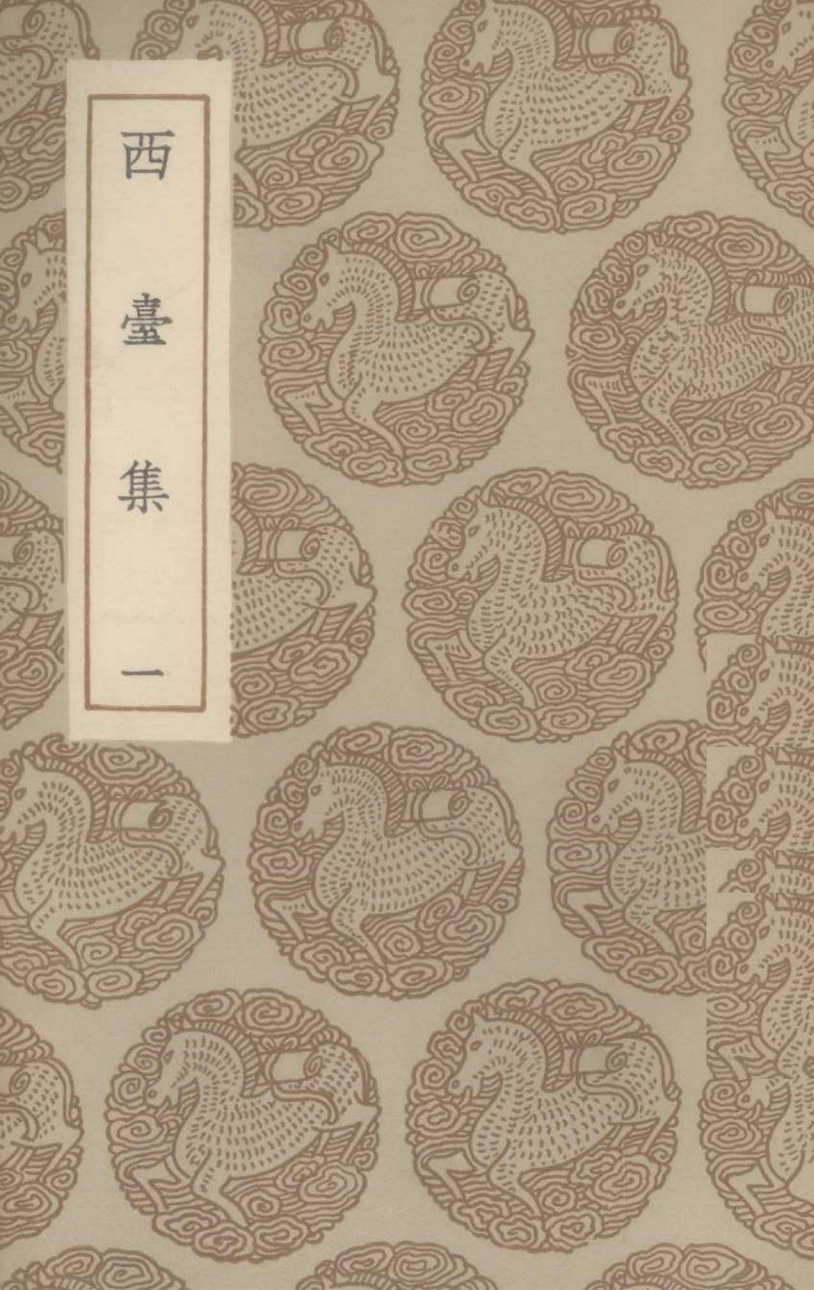


西
臺
集
一



西 臺 集

(一)

畢仲游撰

西臺集目錄

卷一

奏狀二首

劄子二首

卷二

表三十一首

卷三

表三十一首

卷四

議九首

卷五

議九首

卷六

試策一首

論二首

策問三首

序一首

西臺集目錄

記五首

傳二首

卷七

書三首

卷八

書五首

啓十七首

卷九

啓五十一首

狀十七首

卷十

尺牘七十九首

卷十一

尺牘六十八首

卷十二

祝文二十一首

誌銘三首

卷十三

誌銘七首

卷十四

誌銘九首

卷十五

行狀一首

卷十六

行狀三首

卷十七

祭文二十首

卷十八

五言古詩三十二首

卷十九

五言律詩一百十首

卷二十

七言律詩五十四首

七言絕句四十八首

七言古詩十六首

五言長律四首

五言絕句四首

臣等謹案西臺集。宋畢仲游撰。仲游字公叔。鄭州人。同平章事士安之曾孫。與兄仲衍同舉進士。歷任州縣。元祐初。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累遷吏部郎中。後入元祐黨籍。終于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宋史附載入士安傳末。敘其事迹頗詳。厲鶻宋詩紀事。以爲士安子者誤也。東都事略。但稱仲游有集行世。不詳卷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西臺集二十卷。所紀卷目多寡互殊。傳本亦久絕于世。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搜輯排比。詩文諸體俱全。似已鈔所遺闕。特未能足五十卷之數。然宋志荒謬。多不可憑。疑五字爲傳寫之誤。謹仍依讀書志。釐爲二十卷。以還其舊。仲游少負雋名。其試館職時。所與同策問者。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諸人。而蘇軾獨異所作。擢爲第一。他日又舉以自代。且稱其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原狀具見東坡集中。今觀其著作。大都雄偉博辯。有珠泉萬斛之致。于軾文軌轍最近。針芥之契。殆由于此。其間如正統封建郡縣諸議。雖不免稍失之偏駁。而其他論事之作。類皆明白詳盡。切中情理。不爲浮誇誕謾之談。蓋其學問既有根柢。所從遊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范純仁、范純粹、劉摯輩。又皆一時重望。漸漬薰陶。故發爲文章。具有典則。集中上蘇學士書。稱其知畏于口。未畏于文。深戒其以文字賈禍。又上司馬溫公書。稱其欲廢新法。而左右皆安石之徒。懼其禍之猶在。其後紹聖中。卒起紹述之說。而軾亦獲罪以去。悉如所慮。是其深識遠計。尤不可及。固非獨文辭之工。足傳乎後而已。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 內閣學士 臣紀昀 光祿寺卿 臣
陸錫熊 纂修官 司經局洗馬 臣黃良棟

西臺集卷一

奏狀

宋 畢 仲 游 撰

理會科場奏狀

右臣今年三月准宣命入內充進士覆考官。及臣自守官以來。累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自朝廷議改科舉。欲具奏陳。而臣備員府僚。事務繁併。猝無須臾之暇。得盡愚見。今臣獲解府事。待罪儒館。竊聞士大夫所論科舉之利害。猶未有定說。尙詩賦者則指經義爲易習難考。而不言詩賦之名卑于經義。尊經義者則指詩賦爲雕刻無用。而不思經義于取士其實如何。詩賦經義之利害。固已未決。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說也。夫詩賦非經義之比。易見也。使舉子爲聲病偶儷之文章。以應有司之求。與以聖人之經原聖人之意。而立其說。則道之尊卑。志之遠近。不待言而可明矣。然詩賦之行。幾五六百歲而未厭。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于其間。經義之行。無二十年。天下已有倦色。而亟復詩賦。豈尊且遠者不足以濟務。而卑且近者反宜于世耶。蓋亦要其本末終始而論之。蓋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爲科舉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爲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今若使天下之士。不爲科舉而治經。且如輔嗣之治易。康

成之治禮。安國之治書。杜預之治春秋。則雖舉隋唐以來詩賦。豈能及四人之所治。如納四人于今日科舉之間。則亦化爲舉子之文章矣。詩賦經義之利害。至此而見。臣請明言之。揚子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度。則其載物也薄矣。蓋言聖人之經。幽深闊遠。如天地之高厚。非可以不道治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漢唐諸儒。亦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者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人猶以爲未盡春秋之旨意。而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則用以應舉。謂傳注之學。不足決得失。則益以新說。新說不足以決得失。則益以佛老之書。至于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于有司。聖人之經術。遂但爲卜利祿之具。要之應舉得第而已。豈有正心誠意治經術。謀聖人之道者哉。臣愚不知以經義爲科舉者。欲尊經術耶。欲卑經術耶。欲卑經術。固無此理。然使舉子分章析字。旁引曲取。以求合有司而爲卜利祿之具。則是欲尊經術而反卑之。詩賦之學。固無益于聖人之經。而聖人之經術。不爲舉子之所亂。尙自若也。士之有志者。不害于科舉之外。正心誠意治經。謀道若曰。治經爲佛老之學。與分章析字旁引曲取者。皆前在位者之所使。今而不爲。何損于經。則既以經術爲卜利祿之具。使求合于有司。得失之慮。交于目前。臣恐後日在位者之所使。有甚于前日者矣。要之爲術不善。則一矣。豈可逆知其無損。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一也。夫舉子之取名第。止問得失而已。旣問得失。則不得不趨時所尙。故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則經義欲合司馬光。其小者不可勝論。臣請論其大者。王安石不治春秋。熙寧元豐之間。經義遂廢。春秋一科。而學者亦諱春秋。

不言。司馬光治春秋。元祐之間。經義皆班班附會春秋以爲說。此可謂正心誠意治經謀道之人乎。于聖人之道。有損乎。有益乎。雖然。不可以責舉子也。彼應舉則必有得失之慮。既慮得失。則不得不以經義取合于在位之人。王安石在位。而經義不合王安石。則有司不敢取。知有司不取而應舉。則不若勿應而已矣。天下應舉者。無慮數十萬人。而人人皆以經義苟合于在位。以下利祿。則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科舉之致。故詩賦雖爲無用。然作圓丘象天賦。則止賦圓丘象天而已矣。作堯舜性仁賦。則止賦堯舜性仁而已矣。雖欲取合于在位之人。其路無由。而取合固亦無益。所以不爲難臣者曰。廢經義而用詩賦。詩賦不可以取合。若以策論合于在位。則如之何。臣應曰。以策論合于在位。固所不幸。而又益以經義使爲合。豈嫌取合之少乎。然科舉之體。常以詩賦經義定去留。策論定高下。彼于去留之間。無以取合。則爲高下而取合者。必少。故治平之前。以策論合在位者。未有如熙寧之後。以經義合在位者。甚衆也。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而論者二也。夫取士之道。古亦有之。鄉舉里選是也。今朝廷若復鄉舉里選。方得取士之正。是求賢也。是求能也。如謂鄉舉里選。未可猝行。則今日之取士。非敢必曰求賢。亦非敢必曰求能。特爲科舉不可廢而立法爾。若曰求賢。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賢否。若曰求能。則詩賦經義。均不知人之能不能。既賢能不可以科舉得。則詩賦經義。姑問其爲科舉之後。便與不便爾。蓋詩賦雖若無足爲者。而題目或出于經。或出于史。或出于諸子百家。而習詩賦者。必須涉獵九經。汎觀子史。知其節目精華。始可從事。而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試取舉人。未罷詩賦之前。策論之中。所說經義。與既罷詩賦之後。專治經

義者校之。相去幾何。而涉獵汎觀。必盡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于世者甚衆。由是觀之。詩賦雖若無用。而其術能使舉人盡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通于事。是其名則卑。而施于科舉。偶得其術。而便爾。至于經義。則不然。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策論。而論題自見所出。易于爲文策。則人人皆挾策括以待有司。不出掌握。舉可問者。具在其中。非所以廣學問也。雖多聞博識之士。世自不乏。而所治之書。盡通策問有備。遂可以得名第。其勢不暇留意于其他書史。若非常從舊日科舉之人。則所謂前言往行。治亂得失。殆無以自見于世。是經義之名則尊。而施之科舉。偶非其術。而不便爾。而又自隋唐以來。高才達識。立功名。有道藝者。往往出于詩賦之科。似有成效。今朝廷必欲倣古。以興賢能。則請俟復鄉舉里選。如止爲科舉。不可廢而立法。則異日設官分職。凡所與其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舉而進。非細事也。則詩賦經義之學。不識當取施之科舉。已見成效。與其術可取者爲之耶。當取施之科舉。未見成效。與其術之不便者爲之耶。此詩賦經義之利害。可得論者三也。至于詩賦。則有聲律而易見。經義則是散文而難考。詩賦所出之題。取于諸書。而無窮。經義所問之目。各從本經。而有盡。詩賦則題目百變。必是自作之文。經義則理趣相關。可用他人之作。詩賦則難爲豫備。足見舉人倉猝之才。經義則易爲牢籠。多是舉人在外所撰文字。詩賦則惟校工拙。有司無適莫之心。經義則各尙專門。試官多用偏見。以去取。如此小小利害。難以究述。今朝廷雖復詩賦。以取士。而詩賦之上。猶存經義。是詩賦經義之利害均也。若以經義爲可行。則無事復詩賦。

若以經義爲不可行。則既復詩賦。而又略存經義。不過欲舉人詩賦之外。更知經爾。雖然又非術也。昔科舉之未變也。詩賦以觀其詞采。策論以觀其經術。時務論題出于六經。是經術也。策問而及經旨。是亦經術也。豈必名爲大義。則謂之經術。不名爲大義。則不謂之經術。蓋昔之策論。雖非大義。而策問論題。或出于易。或出于禮。或出于詩書。或出于春秋。無所不出。則舉人亦無所不留意。雖非純于經者。而詩書禮易春秋。必泛達也。今既于詩賦之外。人治一經而爲大義。則策問論題。必須避舉人專治。而不敢出于五經之中。舉人知策問論題。不出于五經。所以備有司者約矣。則亦將爲書者不爲詩。爲詩者不爲易。爲易者不爲禮。爲禮者不爲春秋。是亦知一經而四經不知也。雖有詩賦。而舉人爲詩賦留意。與爲經旨而留意五經者。取舍不同。是誘之使淺。驅之令狹也。爲今之策。莫若專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專復詩賦以取士。則隋唐以來。高才達識功名道藝。或可以兼至。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則聖人之經旨。庶不爲科舉之所亂。若論今之舉子。已習經義。雖復詩賦而有不能爲者。則願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爲詩賦之人。所取之數。與推恩薄厚。少增損于嘉祐之制。則人無難矣。蓋明經近于經義。而術與今日經義利害不同。取明經常少。取進士常多。則天下之應舉。將自化而爲詩賦。不以法制而漸復其舊術之善者也。以經義取士。實雖不至。而名近于古。以詩賦取士。實則幾矣。而名不及于經義。今區區者。徒見朝廷罷經義。復詩賦。則以爲好古而已矣。而不知經義之不可累以科舉也。既罷之後。當詔天下求窮經謀道。如胡瑗、孫復、石介者。置以爲博士教官。使傳道于諸生。則今日之所尙。纔得經術之正。而無

科舉之累。道之美者也。蓋舊政已廢而復之。其名近古而改之。則民疑。然則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爲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于諸生。則政有並舉。才無或棄。亦可以釋民疑矣。惓惓之忠。惟朝廷裁擇。

賄黃

臣竊見朝廷平日舉事。雖事體不大。猶多循用故常。慎于更改。慮更改之後。恐有意外利害。非目前思慮之所能盡。不若循用故常之爲便也。今以詩賦取士。所從來遠。且以本朝言之。如呂端、李沆、王旦、魯宗道、王曾、韓琦之徒。百十年之間。凡所與安社稷、治天下者。多出于昔日進士之科。其爲故常亦大矣。然則凡今之所以論科舉者。非止爲科舉而已。蓋知異日亦將求柱石股肱于其間。非細事也。如度用經義。決能取士過于詩賦之所取。則今日所論詩賦經義。皆是餘事。勿恤可也。若未能臆度。恐誤朝廷久遠用人之計。卽乞更加審諦。以平日舉事慎于更改爲意。詩賦策論四事之中。詩賦最難修習。自非超異絕出之才。作詩賦兼策論以從科舉。未見其有餘力也。今旣爲詩賦策論。而又于詩賦之前。增大義一場。深慮舉人力所不逮。兼自來科場逼試之時。皆息力養銳。入試第一場詩賦。至次日入試論文。字不多方可。第三日卻試策。今于詩賦之前。先以大義一場困之。至次日纔試詩賦。不惟場第太多。考校增冗。兼舉人就試。必所患苦。然朝廷復詩賦。又試大義者。必以大義爲經術之故。但舉人習詩賦。止欲得名第。習大義。亦止欲得名第。皆借以爲干祿之具。非眞所謂經術也。與詩賦何異。

耀州理會賑濟奏狀

當州准定國軍牒。准提舉常平司牒。契勘耀州官吏賑糶斛斗。違法不當。事理分明。已具奏聞。及節次牒本州取勘。依條施行。差人取索公案。卽不坐到。奏劾違法事件。未知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如何賑糶違法。緣自推行賑濟以來。累准提舉常平司取會點檢不一。其間本州措置賑糶。別有因依。合具奏陳者。一檢准元豐令。災傷放稅七分。以上賑濟穀不足者。許勸誘有力戶出辦。有餘納本倉。仍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勘會本州。昨來夏旱。放稅七分。以上至八九分。據諸縣依條抄錄到闕食之人。共四萬八千餘戶。計一十七萬九千餘口。雖累准提舉常平司牒。指揮催促。依條勸誘鄉郭有力之家。出辦斛斗。本州備錄行下諸縣之後。大縣勸誘不過三千石上下。小縣千石以下。內除美原一縣。曾申納到勸誘大麥五百八十五石。後來卻已不同。別致朝廷怪責。兼本州昨來至六月間。人戶猶未種得秋田。累准提舉常平司指揮稱。夏田災傷已重。秋苗多未布種。若向秋不甚豐稔。則民間大段闕食。要見夏災傷合用賑濟。并准備向秋賑濟數目。如何計置得足。不至闕誤。兼後來更曾蒙丁寧。秋苗未有收成之望。旣人戶闕食。本州縣自合豫行勸誘有力人戶。廣行出辦斛斗。減價出糶。中間本州除爲夏料災傷。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外。更作秋災准備。恐人戶難得米麥細色斛斗。遂只開諭麤色。如麻穀大麥粟豆之類。約兩箇月。減價出糶。共計一十八萬五千八百六十石。以抄割到前項闕食之人。數目紐算。于兩箇月中。每人可糶一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是比得細色五六斗以來喫用。其豫准備秋災傷減價出糶之數。雖更多于夏料。若果是

秋田大段災傷。闕食之民。須亦更多。夏料抄割之數。比之夏料災傷。日月又更寫遠。元約九月下旬。至次年三月終。減價出糶。且只以夏料抄割人數紐算。計于六箇月以上。每人可糶兩石有零。麤色斛斗。只比得細色一石二斗以來。喫用。況自來州縣勸誘與開諭體面。情願糶給還外。有雲陽、淳化、富平、三原、同官、華原、六縣。雖升斗之數。不曾催納入官。並各除放不用。爲自三月後來。減價出糶。常平斛斗。及依條抄錄闕食戶。給赴內外官倉糶米。并抄割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依乞丐條支給米豆。至六月間。內外常平斛斗。除俵糶指占外。見在數目。全然不多。市上絕無糶賣。物價愈更踴貴。人戶流移。未得定疊。別無可措置。擘畫。遂依上條。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斛斗。救接前項十六七萬無營運。闕食之人。蓋勸誘係人戶出辦入官。有餘納本倉。不給價錢。難以多行。出辦所在。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于條既無多少之限。兼係令人戶自將斛斗就鄉村要便處。糶賣與闕食之人。一一逐漸自交領價錢歸去。與市上尋常糶賣斛斗無異。止是依條比災傷之際。踴貴市色。減價出糶。卽與勸誘係是兩事。元不是合催納入官之物。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賑糶斛斗等違法不當。雖不知奏劾如何違法不當。竊慮提舉常平司奉聞事狀內。不曾子細分別勸誘與開諭。依條係是兩事。亦不曾分別直出辦入官。與闕食之人用錢就鄉村糶買事理。大段百石物者。不過糶及三二十石而止。情願糶十石物者。不過糶及三兩石而止。昨來夏災。開諭七縣積貯之家。情願共糶十八萬五千餘石。至八月中住罷不用。會其實糶之數。纔五萬七千五百餘石。又只是大麥、蕎麥、穀豆等麤色斛斗。顯見准擬夏秋災傷減價出糶。起初須且開諭准備。及當時萬數。卽

臨時庶免敗事。蓋本州內外常平倉見在斛斗數目全然不多。又通夏秋作災傷準備。月數寫遠。卽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州縣當時惟恐出糶不多。致人戶大段流移。別負罪責。況于情願出糶數中。實只可望三二分斛斗。普遍糶與前項十六七萬闕食之人。州縣官吏。惟是奉行詔條。及遵依提舉常平指揮推行之後。借其夏秋開諭減價額數。告示鄉村。要鎮壓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使知廣有開諭。下斛斗次第。蠲肯安心等待官中措置。不致大段流移。及結集爲盜。亦要豪右積貯之家。不亂放散。所有斛斗出境內實俟將來得雨之後。立便行下諸縣裁減。及節次曉告人戶。更不作準備並住罷訖。通夏秋開諭七縣積貯之家一千六百六十餘戶。上共只減價糶過蠲斛斗五萬七千餘石。一斗得一斗見錢歸去。與勸誘入官事理不同。其間惟三原縣出等高強、李忠二戶積貯之家。曾就鄉村減價糶過四百九十餘石。蠲色斛斗其餘多不糶得三百石。少者十石五石。其秋料準備之數。卽更不曾糶動升斗。亦不曾有升斗之數入官。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一勘會本州七縣。據籍主客戶共十一萬三千五十戶。計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五十口。據諸縣元抄錄末等無營運闕食之人共四萬六千三百三十八戶。計一十七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口。後來提舉常平司直下諸縣。勒逐保者戶長等。供析取責。要無漏落。官吏結罪保明。自七月十五日以前。及後來七縣共計流移過主客戶一千八百餘戶。內卻已有四百八十餘戶招誘歸業。若以本州七縣都大主客戶口人數紐算。只是流移過一釐六毫以來。若以元抄錄闕食之數目紐算。除流移過前項戶數外。猶約有十五六萬

無營運闕食之人。因諸縣措置。擘畫賑救接濟。至今粗得安居。兼諸縣正當夏料災傷月分。境內並無餓殍。亦無一人驚劫。城郭鄉村三十餘處。糶物不曾踐踏損一人。蓋開諭積貯之家。減價出糶。過數目。雖不甚多。卻爲諸縣市色。聞廣行開諭。減價出糶斛斗。向去冬春。皆有準擬。難更等待。邀勒高價。須主逐漸將出糶賣市上。麤色斛斗之價。遂不曾長其闕食之人。不惟于積貯之家。減價糶物。兼市上自有麤色斛斗。可以糶買。所以流移不多。及不至結集作過。況本州縣元開諭之意。本要使十六七萬闕食之人。不至大段流移。今來流移數目。已見得不多。本要鎮壓闕食之人。使不至結集作過。今又已見得災傷之際。諸縣並無驚劫。于開諭夏秋斛斗數中。只糶及一分以來。非勸誘入官之物。人戶各在外逐漸交易。收領價錢。歸去若無所損。今來提舉常平司。奏劾本州官吏竊慮要用開諭。已經裁減除放改正數目。與諸縣已改措置事件坐罪。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付下有司照會施行。

劄子

乞置京城廂巡檢劄子

臣伏見開封府盜賊條禁至多。而禦盜之方。其大節有未備者。以外路州軍言之。捕盜之官。在城內則都監。監押。城外則巡檢。縣尉。蓋不可易之官也。今京城外巡檢縣尉。與外州軍略同。而京城內巡檢之職。寓于馬軍步軍帥臣與四廂主者。雖主徼巡于國中。而尋常盜賊。舊不干預。自來開封舊例。令使臣人員等密行緝捕。獲賊有賞。而不獲無甚譴罰。人微責輕。往往返與盜賊爲市。而諸廂小使臣。雖帶督察盜賊。其

實分管估計家業。取問病人口詞。併檢驗。抹火等雜務。不類捕盜之官。理殊未盡。臣愚欲乞于馬步軍帥及四廂至巡檢之下。別增置廂巡檢六員。其二在舊城內。其四在新城內。四壁使諸司使副或大使臣爲之。隸于開封府。得以職事舉薦按劾。仍倣外州軍都監監押。功過殿最之法。而增損之。使專治巡檢職事。亦不廢開封緝捕公人。則京師盜賊。知有專一責任之官。自然人戶安居。竄盜屏息。輦轂之治。不爲無助。取進止。

代劉摯乞外任劄子

臣荷特達之知。拔用至此。固不敢輕爲出處。但以臣術業淺陋。本非大任之器。累年強勉。終無補報。高爵厚祿。有覩面目。天監在上。公議在下。夙夜念之。不寒而栗。其思引分。非止今日。儻待咎惡暴揚而去。必至有煩典憲。以累國體。而上玷陛下任使之明。則臣之罪大于今之輕去矣。然則臣之區區。豈獨爲全身之計哉。伏望聖慈。矜其不能。察其無他。又非避事。早賜可詔。除一外任。誓堅晚節。以報始終之賜。